

散文

## 四婶

■刘沈

今年中秋节前，在坟茔祭拜过四婶，我不禁情怀草草，双目垂垂。

唉，四婶与我们诀别，已然三载，欲若相逢，竟待来世。此刻，山坡上，草木斑斓，有一两片黄叶无奈地坠落。草木肃然，我倏然感恩大地的沉默。

我一直管本应该叫娘的婶子叫四婶。

十里不同俗，我们通太沟都管娘叫四婶，不叫娘。

我觉得，最初管婶子叫娘的那个人，是个知恩图报的人。而且，那人定然有过接受婶子惠泽的经历。婶子仿佛娘一样养育了他，他方才由衷地将婶子上升到娘的高度，感激涕零地叫一声娘！

我的娘不仅养育了我，甚至比亲娘还要牵肠挂肚，事无巨细地呵护我。因为我的亲娘一直抱恙，自顾不暇，假如不是四婶，我能否长大成人，真的说不准。

我们刘家，嫡亲父辈就爸爸叔叔，但算上叔伯的大伯、二伯，爸爸排行三，叔叔排行四，因此，约定俗成，我们管婶子叫四婶。

小时候，因为妈妈罹病，爸爸、姐姐和我，动辄食不果腹。本来，爸爸和叔叔，两家是分灶另过的，然每每见我断炊，子女啼饥号寒，与叔叔一起过的奶奶就要将两家捏合在一起。这样分分合合的，无疑苦了四婶，她要起早做饭，要去生产队挣工分，还要忙里偷闲踩缝纫机挣点零花钱补贴家用。尚且，我们居住的小山沟，距离大队、生产队三里多山路，一旦有人来，爸爸、叔叔都是好面子的，就要留下来吃饭。那时窘迫，小米饭都是有一顿无一顿的，饭菜却要有点菜香。幸亏了四婶。四婶总是面无愠色，任劳任怨，千方百计将饭菜拾掇得干干净净。多数时候，她要炒一盘韭菜鸡蛋，香喷喷的，让人口角生津。我知道，韭菜是她并在沿几种下的，鸡蛋也是她自己不舍得吃一个攒下来的。

在我的心目中，四婶在我们刘家像神一样的存在。她仅在解放后扫盲班学了几个字，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，但她节俭省吃买了一台缝纫机，在参加生产队劳作之余，利用早晚和阴天下雨的时间，为村民做衣服，为全家十余人做衣服。孩子的，老人的，成年男女的，都做得熨帖、合体，弥补了家中开支，也让所有的家人很光鲜地在村中行走。

三岁时，爸爸在工地抓农田建设大会战，家里三口人，由病恹恹的妈妈做饭。她潜意识里，可能解放前饿怕了，有了阴影，所以顿顿给我们煮粥，而且汤稀得可照人影，而且还要掺兑一些米糠。我无法下咽，姐姐也是面黄肌瘦。无奈，

我就站立在屋门前哭泣，哽咽说：“我要吃干饭！”我哭得惨不忍睹，泪水稀里哗啦。

奶奶就对四婶说，还是归伙吧，委屈你啦。

所谓归伙，就是将分开的家再次合在一处。四婶孝顺，心软，颌首应允。本来，我们的衣服都是她做，归伙了，一日三餐，她愈加多了操劳。

在通太沟，四婶做出的饭菜叫响。她善于粗粮细作。玉米面，可以做饼子、发糕，荞麦面，可以做饅头、饺子，小米面，可以做散状、煎饼、烙豆。四婶做面食，或者掺些豆面，或者掺些碾子压过的榆树皮面，总之，香，糯，暄，食之大快朵颐。记得，有年粮食短缺，上面给每户分五十斤“代食面”。那是谷子不去皮，高粱不去帽儿，玉米不去瓢三合一而加工的面粉，异常粗粝，难以下咽。但是，经过四婶巧手做出的饼子、窝头，依然暄透、清香，让全家度过了荒年。

我三岁那年再度归伙，虽然青黄不接，但榆钱初绽，四婶掺杂一些玉米面、小米面、豆面，做了一锅热气腾腾的榆钱部落。那次，我吃得肚儿滚圆。

儿时，我几乎见不到细粮，但有三次美食却留在味蕾，终生铭记。一次是三岁，四婶做的榆钱部落；一次是五岁，在村外遇到江西来此养蜂的毛喜海夫妇吃

午饭，二人见我捧着挖来的满满一筐野菜，热情地为我盛了一小碗白米饭泡上黄瓜鸡蛋汤。我回家问过奶奶，方才敢吃。我首次吃白米饭，那芬芳四溢的味道，至今不混。由此，每每吃白米饭，总是热泪盈眶；一次是七岁那年，胳膊缠着“红卫兵”袖标的哥哥到北京串联，买回几包挂面。全家煮了一锅，可因人口多，仅吃半饱。如今，再吃挂面，却总也吃不出当年的滋味。是啊，那时的挂面，有面香，无添加剂，阳光一般温暖。

我认为，四婶做得饭菜，尤其面食，一直是温暖的，像阳光。

七岁，我和叔伯伯弟一同入学读书。弟弟是四婶的，但我俩穿得衣服是一样的，背的书包是一样的，就是寒冬，穿越三里多山路拢在双臂免得冻手的棉套袖也是一样的。四婶不是偏心的人，我和叔伯伯弟一同长大，一同入学，一同当兵，都是她打理我俩，关心我俩，让我们风风光光地步入社会，娶妻生子。

四婶总是把我们当作雏鸡，很温情地眷顾着。我在校时的那些照片，在部队的留影，复员回村因去山那边建房无处存放的家具、瓷器、书籍，均由四婶仔细保存着。1982年冬天，我建好了房子，终于独立，可以赡养妈妈可以结婚了。那时结婚，无如今的繁文缛节，因妻子住在当村，家中去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即

可。又是四婶出面，步行着，将妻子接到我家，让我有了携妻娶子的幸福家庭。

四婶叫梅素芹，属鼠，生于一九三六年阴历二月十四。她一生善良、质朴、慈悲、吃苦耐劳，有着极佳的口碑。四婶操持的家，多次被当地评为五好家庭，四叔还被评为自治区劳动模范。

本命年是人生的一道坎，2020年9月27日，鼠年阴历八月十一，病了多年的四婶辞世，享年八十四岁。守她最后一个晚上，望着仿佛被噬啮而不圆满的中秋月亮，我喃喃叫她婶娘。翌日天亮，一家戚然送葬。往后，人间不再有四婶了！彼时，悲从中来，暗想，祝福她去的地方有光掉落，有清泉长流，有花开不败，有干净的土地长出她爱吃的土豆、小米，有温暖的火盆和葱茏果树，有圆的月亮火把一样的星，让她感到幸福，风吹过她额头也不冷……

如今，再悼四婶，一句诗倏然跃入脑海：一个亲人在远方开始说话，说话把说话者带去远方。

四婶，她在天堂，在激励我们，给我们信念和力量。四婶，映照了嘉措活佛说过的话：所以无论多难/也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/即使没有人为你鼓掌/自己也要优雅地谢幕。

散文诗

## 雪落冬月蕴诗情

■犁夫

是的，纷纷扬扬，一场大雪就这样覆盖了金色的秋风。是的，莽莽苍苍，一地落叶就这样陪伴着旷日的寒冷。即使这样，我们还是在五彩缤纷的色彩里，寻找着阳光的暖，寻找着草长莺飞的绿，在憧憬里，摇醒躺在秋日的梦。落日残霞依旧雄浑，冬月的荒野里晕染着鸦声。炊烟袅袅，还有好多的故事，守候成一根根烟圈。蓓蕾在枝头孕育着花开的畅想，品味着岁月的青葱。

风是一种漂泊。漂泊从来不算行程。就把这些都托付给雪，不动声色地渲染天寒地冻。冬月，冰封，一条条河流守着清冷。凝固的只是表面的冰层。

白雪覆盖，冰层下面，汩汩流淌的水，还在倾诉着一河的温情。即使是三九天的爆冷，也无法阻挡大江东去的激情。绿开始拮据，有些绿甚至挣扎在苦难的路程。渴望的暖，有时白驹过隙，一丝丝温暖成了浮光掠影。但心里的憧憬，不会被冻僵，即使微弱，仍然会呼唤岁月的峥嵘。

寒冬腊月，滴水成冰。树梢上呐喊的灵魂，嘶哑地抗击着尖锐的寒风。一任馨香在雪野里枯萎，一任芳菲在冷酷里凋零。但怀里的余温依旧热着苍凉，珍藏着热情。洁白的雪花，盛开的肆无忌惮。犹如仲春里的萨日朗，催着一声声鸟鸣。

雪花啊，历经冰点却依然怒放，悄无声息地表达憧憬，在枝头上等待，在大地上消融，正像花与果前世相约的爱情。雪花潇洒的姿势，标注着天宇的表情。风带走雪，是幸运的旅行。雪跟随风，去追随一个梦。

遇见都是惊喜，惊喜里包含很多莫名。一朵朵雪花晕染天际，灰蓝洁白的底色，把五彩缤纷的色彩一点点唤醒。

是的，雪花，跌落在北风里，鬓发如霜的容颜，秀尽了心事重重。白雪皑皑的路上，每一个脚印都是成长的座右铭。这也该是一种遗憾，无法存留的是那一缕缕吻过面颊的寒风。

在春天的嗨歌里，到处洋溢着春风扑面的笑容，浏览由黄变绿的风光，在勃勃生机里一次次歌咏。在冬日，我们也应该嗨唱，因为我们拥有落满积雪的寒冬。冬天的韵律，是低度，是无声，是肃杀，是冷静。绝不是春风徐徐，也不是细雨蒙蒙。这是刻骨铭心的冷啊，冷得抱怨，冷得委屈，冷得憔悴，冷得绝情。

凋谢了的春华秋实，还有忧郁的情绪，弥漫枯黄的田垄。寒冷不是对温暖的背叛。雪花是春雨嬗变的另一种情形。风霜雨雪都要面对，用心里的炽热抗击着冷言冷语，用忠贞不渝的爱，回答对于冬天的嘲讽。用鲜艳的盛开，燃烧一切冷漠，在挚爱里一次次碰撞出奉献的火星。

冬月，在春天的归途里，说出了季节里的无情。雪落冬月蕴诗情，冬月衔接季节的故事，续写还没来得及品味的余生。



冰天相融摄影赵国君

小小说

## 小林眼中的老林

■李景华

老林登上瞭望塔，小心翼翼地摆弄着挎在脖子上的新款望远镜，换几个角度巡视一番，咧咧嘴了，高倍，超清晰。

半天不见云喊他吃饭，收起设备下塔。瞧见云裹紧被子，身子在微微发抖，他抢前一步摸下她脑袋门儿“哎妈呀，你发烧了”。

老林掏出手机“儿子，赶紧去场部开车上山，你云姑高烧了。”

小林接完电话，火速进山。坚守了二十多年，终于熬到信号给力，陡峭山路能上车了，小林特佩服老林。

6岁那年，小林每次玩累回姥姥家，都要瞅一眼山头隐约的黑点。

10岁那年，小林半夜惊醒，他把被子闪个小缝儿，听见嘤嘤哭泣：我受够了，那不是人呆的地方，冬天冻个死，夏天喂毒虫，赶上毛驴病了，缺水断粮，饿得头晕眼花……

一次下山，妈没再走。放挎包时老躲着小林，小林偷翻出一个蓝本本。听姥姥说，一个决意守山，一个撂下狠话。小林晓得，那狠话是“你跟山过吧！”

15岁那年，小林上山见了45岁像54岁的老林。几年不回家过年，是不想回吧。老林神情自若地说，选择瞭望员就要有责任心。那做老爸和男人也该有责任心，面对小林的追问。老林低头脸贴着儿子的小脸磨蹭，男子汉能理解呢。小林说，可有人不理解。老林听后，一脸落寞。

小林20岁那年，有人给老林提亲。他死活不见。女方执意上山，铁定心跟他一起守山。

你爸初恋叫云，多年前远去他乡，如今独身返乡。获悉信息，小林释然。

这女人可不是自讨苦吃，她是追寻真爱。

小林扶云姑上车，随手给妈回了条微信：“老林是可爱之人，可惜有人接力了。”

散文

## 淡写五台山之(四)

■袁清良

夜就这样仓促地溜走了，晨雾渐渐褪去，叶子上点缀着晶莹的露珠，过雨的清晨散发着阵阵清香，天空像水洗过一样湛蓝湛蓝的。太阳在朝霞的迎接中，露出了红彤彤的面庞，霎时透过树梢给清水河染上一抹胭脂红。

暮春的风夹着轻微的凉意，吹在脸上、身上分外舒适，山坡上榆柳的枝条柔柔地垂挂着，明艳艳、粉嘟嘟的山杏花、山桃花盛开着，仿佛是浓妆艳抹的少妇撑着一把把大花伞，羞答答地欢迎着四面八方的游人。

塔院寺是五台山著名的五大禅院之一，院内有白塔故名塔院寺，大白塔全称为“释迦牟尼舍利塔”。耸入云天的大白塔是寺院的主要标志，也是五台山的重要标志。我们游览塔院寺时是部分开放，一大部分正在修建，我们只是游览了大白塔周围的一小部分禅院。

大白塔塔基为正方形，上有白色“莲花瓣”托着状如藻瓶的塔身，粗细相间，造型优美，直插云端。塔座上四角有四个很大的转经轮，绕塔又有一百二十三个小的转经筒，众多的游客虔诚地按顺时针边走边转动转经筒，以笃定的信念发自内心的不可侵犯的尊重参禅入化。一百二十三，是否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却

不得考证，佛法是大宝藏，不深入难得利益。大白塔上端有八块铜板按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八卦卦位安置连接塔尖，塔尖为宝瓶状风磨铜顶熠熠生辉，塔端塔腰端挂着偌多的风铃，风欢铃动，叮当作响，悠然成韵。

塔院寺还与中国革命领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寺内的方丈院中有毛主席路居陈列馆，室内按原样陈设，炕上铺有军被，地上摆一张桌子，桌上有一方砚台。门口红色牌匾记载着：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取道五台山鸿门岩，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途中曾路居于此。毛主席居住于正房东屋，周恩来居住东厢房右间，任弼时居住于西厢房左间。一九六九年成立毛主席路居纪念馆，居室内、外的毛主席画像前摆满了游客送的花和供品，毛主席和周总理玉像均佩戴着孩子们送的红领巾，那和蔼可亲的面容，平易近人的神态，让人肃然起敬。正面墙上嵌着毛主席手书大匾，上写着：“从建立山西的五台山到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争取最后胜利！”

从毛主席路居馆出来，转过一东门，便是文殊菩萨发塔院，院内香火鼎盛，一座高数丈砖构文殊菩萨发塔，外抹白灰，通体白净，状如宝葫芦矗立在正中，发塔

与大白塔相似，塔基平面八边形，周边雕覆莲花瓣，塔设二层，东腰须弥座，塔身覆钵式，塔刹以十三层相论。并伴有塔碑一座，详细记录了塔的年代以及一些故事。

相传大孚灵鹫寺每三年都要举行“无遮斋”，即给所有赶斋者饱餐一顿，一天有个叫花子模样的女人，怀里抱着一个孩子，身边拖着一个孩子，身后跟着一条狗，也随着人群涌入寺内，她挤上前对分饭食的库头说：“有急事，请先分给我吃吧！”库头和尚给了她三份饭食，连两个孩子的也有了。贫女又说：“狗也有生命，也该给一份。”和尚勉强又给了一份。怎知贫女又说：“我腹内有子，尚需分食。”库头和尚发怒道：“肚里的孩子还没出生，就要分食，你真是贪得无厌！”贫女进而分辩道：“众生平等肚子里的孩子也是有生命的。”随后，从袖子里取出一把剪子来，剪下一把头发，放在案桌上，说道：“我没有钱布施，这些头发算作布施。”又有用偈语唱道：“众生学平等，心随万境波。百骸俱舍尽，其如惜爱何？”说罢，腾身跃起，变成文殊菩萨，引着的狗变成狮子，两个孩子变成天童。库头和尚惭愧不已。后来在文殊菩萨显圣处建了一座塔，把文殊菩萨留下的头发当做舍利供奉。

文殊菩萨又叫文殊师利，曼殊室利。

以论述“般若性空”和“般若方便”的理论著称，被视为“慧神”。拥有智慧、慈悲和戒行，更拥有强烈的“菩提心”，不仅代表着佛教中智慧的一面，在佛教中也有着重要影响。乾隆皇帝御笔“供养五台曼殊像”也是对文殊菩萨敬奉的描述。

慢悟人生，细品岁月，存在就是机会，无须带着无尽的沉思。生活包罗万象，云亦无语，草也沉默，用缕缕青丝熬成了苍苍白发，用自我的明眸点染了那一方净土，那一方空白，那一道风景，为生命留下一点点，为这个浮躁不安的世界留下一点点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却能挽救无数溺水失陷者重归于岸。

人生有不同的结果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选择，多发现生活的美好，多聆听美妙的声音，让每一个平淡如水的日子都过得精致而充实，纵使时光老去，人生依然无悔。

几棵苍劲的银杏树掩映着古寺，古塔参天，记录着永不间断的、生生不息的生命轮回。松柏森森，迎着历史长河沉淀下来的希望与蔓延。千年古刹，云阁香熏，一派幽静肃穆。大路两旁嫩叶欣欣，奇木成荫，芳草萋萋，在阳光下镀金铺翠仿佛身临世外。